

百年  
莫干

朱炜

# 天泉寺古银杏

与书  
同行

沈丽洁

## 禾下悦读梦

“成仙铁冶飞神剑，礼佛天泉洗热肠。”这是《莫干山志》作者周庆云的诗，举剑池铸剑，天泉寺礼佛为莫干山焦点事件，将两千年前的剑师与一千年前的禅师奉为莫干山开山之祖。在《莫干山志》“天泉山”下，周庆云特为之注：“山下平原有天泉寺，寺外银杏二，其一大可数抱，寺左僧墓累累，植柳杉数十株，皆数百年物也。寺右为后坞村，烟火百余家，饶田畴，为山乡繁盛之区。”而林学家梁希更在咏《天泉山麓古树》诗中道：“当年莫干炼剑时，此树此山已如此。”

在莫干山漫漶的时光里，总有一些亮起来的树。古树之美，在于形，在于色，在于韵。对于银杏树，秋始为春计，欣赏过其无比绚烂的金黄后，更想领略其春意盎然、欣欣向荣。能称之为古树，必定是树龄在一百年以上，而树龄长者可达千年。年代久远，必经历沧桑，抗拒风雪，甚至遭遇战火，现仍生机勃勃。除了银杏本身具有强大的生命力，也得益于世人的精心守护，因而承载着太多故事。环莫干山，后坞村、庙前村、仙潭村、四合村、大瑶村等村，散布着数十棵古银杏树。比如庙前村的祖孙古银杏，并列四棵，明崇祯年间栽，乡邻赛社，齐集树前，被视为“社树”；又比如仙潭村碧坞村的夫妻古银杏以及郎家村上官的古银杏，被视为“许愿树”。一棵古树，就是一个村落的根，一片山林的魂。

自来名山都有梵刹。天泉寺，位于莫干山天泉山麓后坞村坎上，实为莫干山地区有记载的最早寺院，旧有见山台、西流涧诸胜。追溯天泉寺的历史沿革，南朝梁大同中，惟正禅师开山，初名永光院。一说是宋建隆二年(961)，吴越王钱俶建。宋大中祥符四年(1101)，皓月禅师重创，改名天泉院。明洪武九年(1376)，永镇禅师重建。清康熙年间，雪萍健禅师中兴。清光

绪初，复建。“后坞村边午后鸡，天泉寺里日初低。山头百道瀑湲水，流过溪桥尽向西。”此为清康熙初武康知县吴康侯着青鞋、策瘦杖游天泉山留题天泉寺僧舍的诗。寺僧笑其有胜情更饶济胜之具。当周庆云效仿吴康侯，身体力行踏遍莫干山名胜古迹后，作《莫干山考》，历数环莫干山的古刹，直言“后晋天福且建浮图于山巅，永光、延真皆古之寺观，或创自萧梁，或兴于李唐，他若晋济、无相、宁境、资福，亦宋元以前伟大建筑。”考普济庵，在三桥埠；无相院，又名莫干院，在莫干山仙潭村；资福寺，即铜山寺，在莫干山何村。莫干山天池寺重建后，周庆云又作《天池寺禅宗记》，不忘提及“四山名刹，如天泉肇于梁，石颐兴于唐，双髻建于宋，铜山创于石晋”。乃有天泉、石颐、双髻(高峰)、铜山、天池为莫干山五大丛林之说。而后坞故老相传，天泉寺亦分上下院，类铜山寺，今遗存者为天泉寺之下院。缘此，有时不免想，庙前村之庙，或非指山之一隅的朱藤庙，更像是指山之一区的天泉寺，天泉寺前为庙前村，天泉寺后为后坞村。

周庆云居莫干山期间，不只一次造访或路过天泉寺。1926年夏，周庆云偕夫人张清河、十一岁女周延禄游天泉寺，作《游天泉寺记》：“行至溪流将尽，远树葱茏，乃僧塚前所植。柳杉数十株，高可参天，不知为何代何僧之涅槃。其右为天泉寺，寺门有银杏二，其一更大。老僧云，来山六十年，厥树未见加大，与天池山门二株相勒，元明物也。问殿宇存废，则云未遭粤匪之劫，年久坍塌者有之，祝融肆虐者有之。光绪中叶，渐次复建，佛殿荷完，庄严粗具。左有楼屋，原可息足，唯不自整饬，致尘垢满目。僧年七十有六，俭蓄自持，课一小沙弥，怡然自得。闻之村农，寺有稻田数十亩，竹山可伐千帖，若刻

意经营，不难复旧日规模。梵天一清静之地，即空山增一游观之区，况有古木流泉不烦点缀，而自成幽胜乎？”银杏树，又名公孙树，历一甲子，树围未必加粗。周庆云所遇老僧，即天泉寺住持安兰禅师，居寺七十年。天泉寺寺产颇多，安兰禅师每得田租金及卖毛竹钱款，就在银元上盖上一个兰字，聚而藏之，多次发生钱财被盗之事。这大概就是周庆云所指的“俭蓄自持”了。1936年，安兰禅师圆寂时，邻近村落有五六百人前来送别，场面隆重。此后，元启禅师接任天泉寺住持。

1929年秋，周庆云与莫干山村村长姚月卿、莫干山警察所长杨逸才发起募捐重建天泉寺山门及庙侧添造房屋，莫干山白云山馆主人黄膺白认捐洋二百元。黄膺白怎么也想不到若干年后，天泉寺的山门成了莫干临时中学的校门。天泉寺，因寺名冠以天字号，躲过了太平天国之劫，却难抵抗战烽火。据莫干临时中学学生胡文经撰文《炮火鸣闪险声光——忆抗战时“武康补中”的学习及其它》，1941年1月，莫干临时中学迁至后坞天泉寺。寺大殿正厅做食堂兼会堂，廊庑楼上下做宿舍，床铺为竹制的两层大通铺，有的床架挨着菩萨，勉强辟了几个教室和办公室，再无多余房间。课外活动就在树荫下僧塚间进行。此地虽相对隐蔽，但战争气氛仍很浓，长期有抗日军队驻扎，常与师生联欢、打球，并同到几里外拖毛竹来修校舍、建营房，有位塘栖的同学戴良达被驻军走火而伤腿。另，据莫干临中学生、百岁老人沈义芬口述，他在天泉寺上过一年半学，拿毕业证的时候，天泉寺还在，包括大殿和辅房。大殿内中间的佛像被隔成一间屋，确保里面佛像不受损。大殿两边各有一个教室，其中之一就是自己所读的春季毕业班教室。大殿后面是学校搭的大草棚，大草棚的右半



部分也设有一个教室，大殿东北侧一幢二层楼楼下还有一个教室，楼上则分男生寝室和女生寝室。1942年初，学校得到日军可能进犯后坞的情报，临时决定提前进行毕业考。几天后，日军到后坞扫荡扑空，恼怒之下放火烧了天泉寺大殿。天泉寺被毁后，只剩下东北侧的二层楼。

1951年1月下旬，后坞土地改革会议选择在在天泉寺举行，在大殿内搭一个台。入夜，后坞村民怀着火热的心，点着火把，走三四里路来到天泉寺。不久，天泉寺原寺产与民共享。

千年天泉寺宛若一部莫干山发展的变迁史。从天泉寺所遗大殿柱础，犹可想见当年这座古刹的宏规，而寺外嘉木密林已无迹可寻，唯山门旁二株古银杏巍然——靠南的是雄树，靠北的是雌树，村民称之为“夫妻树”，虽数遭雷电，仍翠叶蔽荫。待每年深秋，双树金黄灿烂，吸引着无数游客慕名前来。百年前，莫干山避暑客未必一睹过此壮景；近年，后坞成为莫干山民宿集聚区之一，银杏树，香水井，见者吉祥，更蕴藏生生不息的力量。

深秋金黄田，禾下悦读梦。丰收的季节，背包装满礼物，也适合启程。

德清县“乡村领读人”第五季“领读吧，少年！”主题活动就在这被稻香包围的大自然里举办，一起听“稻”理，闻书香，文字回归质朴的形式，阅读不再囿于书斋。一场从1065广播读书节目开始的阅读之旅，自2021年至今形成稳定的粉丝群体，新华书店、学校、爱书人……群体在扩大，专属文化IP在乡村越读越美，悦听悦心。

走进德清县星晴家庭农场的稻田里，刚刚收割完的水稻，扎成稻草花晾晒着一片幸福。走在铺满干稻草的田板上，脚下的柔软，每一步都触及来者基因里农耕文明的神经元。稻子的植物清香，泥土的芬芳蔓延开来，仿佛闭眼就回到了我童年嬉戏的那片田。书包垫着头，身体依靠着大地，伸手能拥抱天空。春种一粒粟，秋收万颗子，因劳而获，那是时间给予的最大安全感。从翠绿的幼苗到飘花的壮株，阳光月晖和晨露晚霞都有日记本，写着每一天的变化与收获。在这样的稻田里，拿起一本书，那是一个浪漫且文艺的故事。

稻谷颗粒归仓，勤劳的农人读懂了大地这本老书。日月轮换，四季更迭，虽年年如是又年年不同。久旱或内涝，晴雨或鸟虫，煽动哪一个翅膀都是风，农民眼里有活，心中有数，脚下有力，每一年春耕都要重新翻开被修订印刷过的“书页”。这里是新安镇新农人沈煜潮的承包田，他也是德清县“乡村领读人”之一。周边不断穿梭的红色大型现代化收割机高效运转，他的书上，写满种好粮、出好米的乡村振兴梦。回乡种田，不一定适合所有人，但适合

沈煜潮，带点土气才能做“土专家”，爱每一粒稻子就会获得更多种子。阅读与他的稻田，因为殊途同归的热爱，硕果累累。他还要再走下去，走在这种初心变匠心的精神试验田。

少年意气风发，追梦的孩子读懂了传承这本新书。德清县“乡村领读人”品牌活动自启动以来，在助推广大农村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上成效明显。说教没有温度，书中都有万里路，阅读成为少年自身软实力。德清县高质量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下，安静优美、四季恒温的县级图书馆免费开放，各乡镇别具特色的城市书房和农家书屋遍地开花，探索建设县域精神富有示范区，全民阅读提供着阶梯。从种子开始培育一朵花，从少年开始引领阅读风，当孩子们随手可以拿起一本书，随处都能坐下读一读，慢慢长大的他们，都有心之所向。“领读吧，少年！”不是一句口号，那是一场旅行，让爱读书的孩子们成为“乡村领读人”，一个人传给一群人，一群人影响着一代人，让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印在朝阳的光芒里，文明之花将更加灿烂。

若问何时读书好？答案是一——随时。因为有书，地球上各种肤色、不同民族、信仰有别的人们，有了同一个姿势，眼神里闪耀着同一种渴望和惊喜。地球也是个村，那么有人在金字塔下读书，有人在塞纳河边读书，有人在热带雨林读书，有人在金色稻田读书，用自己的文字，解读村里其他人的精神副本，当镜头捕捉到每一个与书为伴的身影，留下的都是怀着前进梦想的印记。

眼下是十一月，2024年马上又到年尾了。但是，相信我，启封一本书，为时不晚。

城市  
故事

朱辉

## 三迁去何处

由于对居住环境不太满意，有时会想起《孟母三迁》的故事，很想知道当年孟母频繁搬家，到底是买房还是租房？上网搜索，对此感兴趣的网友真不少，然而并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。

和孟母一样，我并非不满房屋质量，而是某些邻居常常引发不适。小区里的爱心人士每天在一些角落放置猫粮，供流浪猫食用，然而有几位老人经常牵着自家宠物犬去吃。占便宜占得这么有创意，着实出人意料。可怜那几只宠物犬，明明有主人，却吃“百家饭”，享受着流浪动物待遇。小区里不少邻居没有边界感，好打听别人的事。某次我见到一位中年妇女在问一个智障邻居，“你在哪家单位上班？”那位智障邻居相貌异于常人，真不知道这位大姐眼神不好，还是好奇心拉低了智商。

附近有个中档商品房小区，房龄十多年，是我比较向往的改善型居住地。几年前，妻子应聘进了一家物业公司，负责服务那个小区。原以为那里“档次”仅比我们高一点，努力把力应该可以住进去。妻子在那儿干了几年，却发现居民构成和我们差异很大。主要是教师、公务员、医生……以及中小企业的老板。他们的地下停车场有些老旧，但里面不乏售价百万元以上的豪车，十几万的经济型小汽车反而占比不高。

那里的居民不仅平均收入远高于我们小区，文化程度高得更多。喜欢占小便宜，爱“包打听”

的极少。然而不少人比较“娇情”，有人在自家门口放一袋垃圾，邻居就会投诉；楼上脚步声重了点，楼下邻居小心脏就受不了。更有一些人，听到景观池里的蛙鸣、绿化带的鸟叫，都要打市民热线投诉物业。

今年春天，妻子调到公司服务的另一个小区。小区物业费标准达到了本市普通住宅天花板，我们都以为非常高档。妻子干了几个月，了解到居民收入普遍不及之前的中档小区。中档小区里本市人居多，业主中老年为主。这个小区业主多是90后，主要是体制外白领，他们中不少人来自省内农村，属于传说中的“凤凰男”“凤凰女”。前几年经济高速发展，这些年轻人月收入能达到2到5万元。加上家乡亲戚全力借钱给他们，便买下了“豪宅”。这两年经济增速放缓，一些人降薪失业了，还贷都成了问题，更别谈交物业费了。手头一紧素质就暴露出来了，高学历年轻人脾气居然也很重，吵起架来骂得很难听，不输某些市井大腕。

“小区地下停车场比房价更能反映业主经济状况，这里停的几乎都是十万出头的代步车……”妻子总结出这条经验。

以孟母之睿智，尚需要“三迁”才能找到满意的住处。普通人的智慧，靠想当然判断，多半会迁错地方。不管孟母她老人家是买房还是租房，我们若想迁，最好先去心仪之地租房，观察几个月，再决定是否在那儿定居。

人间  
真情

明前茶

# 暖锅怎好缺蛋饺

烧得通红的炭块，用铁钳夹入铜暖锅中间的加热小烟囪中，过了一会，堆得满满当当的铜暖锅就开始“咕噜、咕噜”冒泡了，鲜香扑面而来。在我小时候，老百姓家的驱寒暖锅里无非放一些蔬菜与豆制品，唯一的主角乃是蛋饺。外婆家的蛋饺，都是我坐在煤炉前，耗费两三个小时做成的。

因此，我也比任何人都更留心蛋饺的消耗。这一留心，我很快就有了惊人的发现：大海碗里的蛋饺总是迅速消失了，显然不全是家人享用的，它们都去哪儿了呢？

我留着一只眼睛观察外婆。果然，见她在家人的午睡时间，把碗橱里的蛋饺拿出来，在那海碗之上又合上一个口径略小的碗。随后，她用一块小包袱扎牢海碗，抱在怀里，悄无声息地出门去。我鬼鬼祟祟地跟着外婆，眼见她走过大运河畔，去了市中心，她又走过两座小桥，穿过一条长长的弄堂，来到青砖石铺地的横街上，她停在一家人小小的烟酒杂货店门前，四望无人，快步上前，把那碗连同包袱一起递给了一个营业员模样的长脸女人。那女人颧骨很高，长得与我的外公有几分相像。两人必然出现了一些客气的推搡，直到外婆低下头去，双手合十，带着央求的表情看向那女子，这目光软化了那女人，她终于把碗收下了。

目睹此景的我慌忙后退，闪入近旁的一条小巷中。

不久，我终于从我妈口中得知，那在烟酒杂货店上班的长脸女人，竟是我极为陌生的小姨。在我妈八岁那年，因外公失业，摆小炒货摊养活4个孩子的外婆很快就到了捉襟见肘的地步。眼看着老大和老二就要辍学，外婆不得不把老三，也就是我的小姨送给了一个素未生养的远方亲戚。此时小姨已满6岁，她收养后，养母过了一年多就生了一个男孩，之后，养父母虽然待她尚好，但从此，她在心理上成为一枝浮萍，是肯定的。因此，小姨极为内向且倔强，敏感又自尊，她是否怨恨过外婆？我不得而知，我只知道在小姨出嫁那年，外婆替她准备的嫁妆被退了回来，小姨托人带话说：“自古嫁妆只能要一头。我父母已经给我准备了三五牌座钟、衣箱、五斗橱、里外三新的几床棉被，子孙桶也漆得锃亮，我什么都不需要了。”

摩挲着被小姨退回来的嫁妆，外婆沉默良久，她为这离家二十多年的女儿准备了一只樟木箱，一面铜镜，还有一只外婆亲手做的大漆盘。这些礼物都已经保存了30多年，是外婆从富裕的娘家带到外公家的东西，也是外婆在困厄拮据的生活中，从未想过要卖掉的东西。尤其是那只大漆盘子，是外婆按古

书上的髹漆法反复打磨而成。她花了七七四十九天将漆盘打磨得亮如明镜，黑如宝石，在最后一遍髹漆时，她发了一身的疹子，痒痛难耐。因此，她这辈子就没有做过第二只漆盘。

小姨把漆盘退回来之后，外婆经常无声地用软布擦拭它，光亮如镜的漆盘上倒映着她的脸。虽然我年纪尚幼，也能感受到外婆的黯然神伤。还有什么是可以弥补送养带来的母女隔阂呢，还有什么可以代表那随着年龄增长愈发浓厚的愧疚呢？这件事，外婆想了很久很久，始终无解。

然而，打破僵局的转机很快就到来了：正在为小舅舅筹办婚事的外婆，这年忽然遇到了一个政策：超过30岁的子女，若无稳定工作，可以顶替父母的职位，前提是父母需要立刻办理退休。

其时，小姨的养父迅速退休，将家里仅有的职位给了儿子。小姨不得不接受了外婆的安排：她将顶替外婆，去大集体性质的烟酒杂货店上班。这对生完孩子没多久的外婆来说，无疑是雪中送炭——她不必冒着寒风，摇着小船去大运河上当清垃圾的临时工了，她将回到市中心，穿上统一的围裙，连说带笑地替街坊四邻服务，为他们零售油盐酱醋和雪花膏，端午卖鸭蛋，中秋卖月饼，腊月卖糖果和咸货，从